

长篇小说

沉重的家园

第一部 血染

李德堂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沉重的家园

第一部 血染

李德堂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重的家园/李德堂著.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

ISBN 7-80647-836-1

I. 沉...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826 号

沉重的家园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作 者 李德堂

责任编辑 郑 骏

特约编辑 陈新增

发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28.5

字 数 75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7-836-1/I·530

定 价 48.00 元(共两册,每册定价 24.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李德堂 北京市文艺学会副会长，北京人文大学教学顾问（原副校长），北京社会科学界联合委员会（原委员），副研究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

1933年生于河北省任县大屯乡郑家庄。7岁辍学，逃难异乡。9岁当家，务农。1950年在东栾村读高小。1951年入河北省立邢台中学，1957年升入北京师院（首都师大）中文系，1961年分配到北京47中，1962年至1980年在北京25中、灯市口中学任教师、校长等职。1980年调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1984年至2002年任北京人文大学主管教学的副校长。2002年至今为教学顾问。

从教几十年，始终坚持：以德治校、说服教育为主、身教重于言教。

从文，也是重在育德育人，启迪人生。编著书籍，既有小说、诗歌，也有散文、教材等，共计约700多万字，均为业余写作。作品不为时尚所驱使，不急功近利，质朴自然，直面人生，尊重历史，秉笔直书。

他安心做时代的书记员，记述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个人经历，社会动荡，政治风云，平民疾苦和书生良知的那不堪回首的岁月，给人以难忘的教训和沉重感。

他的文章贵在作品与作者的一致性，文品与人品的统一。作者善良宽厚而嫉恶如仇，乐观通达而又忧患沉郁，始终保持正直真诚朴素的本真状态——他的生命状态，也是他的文本状态，更是他创作的坚实根基。凡与他相熟相处过的，都会作出这样的评价。

目 录

第一部 血 染

1	啼声	3
2	分家	8
3	意外的不幸	13
4	打东洋	18
5	娃娃亲	24
6	结仇	30
7	治病	35
8	忍无可忍	41
9	除恶	47
10	劫难	53
11	逃难	64
12	新伙伴	70
13	谋生	77
14	过年	83
15	失业	89
16	开张	96
17	哥哥的不幸	101
18	兴衰	106
19	回故乡	110
20	乡情	115
21	过继	120

22	打井	125
23	厮斗	131
24	卖布	136
25	寻短	142
26	执迷	147
27	母疯	152
28	打坯	157
29	半个长工	162
30	建学堂	167
31	播种育苗	173
32	养蚕育蜂	179
33	爬树	184
34	灭蝗	187
35	抢粮	194
36	开花坊	200
37	断婚	205
38	夜晚授课	210
39	叫卖	215
40	拜年	221
41	当差	226
42	出走	231
43	除妖	235
44	卖凉粉	241
45	难忘这一天	247
46	撒气	253
47	炮声	257
48	赶庙会	265
49	挑河	271
50	婚礼	276

51	井台上	281
52	托人	288
53	探监	294
54	出狱	300
55	土改	306
56	惹事	312
57	砸核桃	318
58	刚玉胡	323
59	扩军	329
60	催交公粮叹落泪	334
61	清查	339
62	疑虑	343
63	刨树	347
64	无孔不入	351
65	咽气	356
66	评说	362
67	投考	366
68	争取	371
69	离婚——退亲	374
70	榜首	380
71	开会前后	385
72	一场运动慑九州	389
73	二次被捕	393
74	二次探监	399
75	从戎却步	403
76	偷着投考	408
77	班会	414
78	噩耗	419
79	父命终亡	424

第

一

部

血

染

1 啼 声

凌晨落地一声啼 是忧是愁也是喜
乱世生命降人间 祸福相伴两不离

郑家庄是河北省任县一个小小的村庄，位于县城西北 12 华里，顺德府（邢台）东北 30 华里。原来只有几户郑姓人家，故名郑家庄，后来迁来李姓人家。现今全村已有 29 户，李姓户数略多。

据说，李姓的祖籍是山西省洪洞县，确如民间传言：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因为逃荒来到这里落下了户口，一代一代繁衍至今。故村名以郑姓相称，为郑家庄。

县城以北还有一个郑家庄，那是一个几百户的大村子，通常人们为了区别这两个村子，便在小郑家庄的前边加添“城西”二字。

这一天，是 1933 年 8 月 26 日，农历七月初六。

黑沉沉的天色由浓渐淡。

嘹亮的鸡叫声刚刚报过五更。

婴儿的啼哭声划破长空。一个新的生命呱呱坠地——我的生灵，在这个小小的郑家庄来到了人间。

“想吃饱，往郑家庄跑”，村里人为了炫耀自己村比别的村富有，常常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其实与别的村子没有两样：穷。

村子只有一条一百多米长的所谓东西大街，有人为了形容其短，开玩笑说：剃头的挑着担子往街心一撂，担子这一端在东口，那一端到了西口。大街正中朝南有一条通南彻北的巷子，与

大街构成一个“丁”字形，人称南巷子。巷子南口外横贯一条稍稍偏斜的东西大道，东南方向可通往县城。大街的西段朝南还有两条短短的小巷，小巷南端是一片四五亩大的芦苇场，芦苇场南边紧靠大道。

大街的中心北侧，是一座坐北面南三间砖房的天地庙，它是村民逢年过节烧香敬神的活动场所。庙门前西侧不知何年何月何人放在那里一块六尺长三尺宽二尺厚的大青石，青石旁边有一棵郁郁葱葱大槐树，人们常常聚在这里说古道今下棋玩牌取乐，也是召集村民开会的好场所。

天地庙东侧有一个短巷子，巷子有一条道路向村北延伸。村后不远处一条一丈多高的土埝子横贯东西，紧挨土埝子北侧便是一条大路通往邻村。

传说，几百年前，一个深夜，狂风大作，风卷沙石铺天盖地，一夜之间埋没了半个村子。后来，村子里的人为了防风挡沙，就在后边筑了一道土埝，人称“埝子”。还有一个传说，北边四里之远的东栾村、西栾村、马坊村，村南的那条雨季多水旱天干涸的名曰菜河，原本位于郑家庄附近，每年夏季雨水连绵，洪涛滚滚而下，不仅庄田被淹，树木冲倒，也常危及村里的房屋。村民为了保护村庄，便齐心协力堆土成堤。随着时间的流逝，菜河河床渐渐北移，土堤残留至今。再有一个传说，郑家庄本来就是洪洲，被穆桂英攻破以后，城墙上的砖石被人们拆掉盖了房，城垣残留下来。埝子上年年生满杂草，长满荆棘和一些大小不一的酸枣树、桑树，成了孩子们玩耍、钩枣、摘桑葚和打草拾柴的宝地。

埝子正中，通往村北田野的道口旁边，堆着一个形似馒头状的大土堆，是埝子的制高点，一棵五把粗的枣树矗立顶端。如果爬上树干眺望，远近景色尽收眼底。

村东有一座关帝庙，坐北面南，南北前后两间，后边一间是红脸关公的大塑像，威严肃穆，神色刚毅；前边一间是一个空厅

子，可供人们祈祷、跪拜所用。

村西有一座寺庙，名为西明寺，庙门朝南，院墙歪斜，亭阁破旧，只有一座大殿尚显完好。西明寺归属郑家庄和东边的邻村颜懈、温家庄、吴家庄，寺庙里只有几名和尚，整日念经拜佛，少与外界联系。

寺门前边矗立着一个青石堆砌的小塔，两丈多高，上边刻有各种花纹和图案：飞马奔腾，群鸟争鸣。令人赞叹不已。

塔的右边是一座土地庙，石基，砖墙，形体不大。可是，凡是要到另一个世界——阴曹地府的人，都要先到这里“过户”。

寺门前方左侧，三棵参天白杨，挺拔高耸，叶茂枝繁，杨树叶子哗啦啦地拍着巴掌。

西边一里，西南三里，南边四里是邻村北盖宗、南盖宗、东大树，都属邢台县管辖。东南方向的是辛留寨村，与我村相距六里。

需要一提的是，和郑家庄来往密切的北盖宗村，有 200 多户，松松散散分布六处，中间一条大街，户数不多。街南是一片空地，空地南边是李家街，西边是袁家街。大街北边称谓后街，东头是张家巷，往西隔路相望是西庄。郑家庄好似北盖宗村的组成部分。

我来到人世，对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喜。但是，亲人的心态各不相同。

老奶奶喜欢男孩，一见人就笑呵呵地说：“别看老二的媳妇老实憨厚、笨手笨脚，生男育女可比老大媳妇强多了，已经给我生了两个孙子。”

奶奶今年 51 岁，高高的个子，勤劳朴实，精明强干。娘家是邢台县河会村，距离郑家庄 35 里。在农村，相距这么远的路程，成亲者不多。奶奶和爷爷的结合，大概是应了千里姻缘一线牵的说法吧。奶奶 16 岁那年，跟随父亲逃荒到山西，爷爷也因家贫随父逃荒到这里。两家相遇，交往成友，奶奶和爷爷渐渐相

爱。按说，两家门当户对，成亲应该是顺理成章。谁知，奶奶的爹爹嫌贫爱富，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年景好转后，两人各自跟着父母回到故乡。父母之言，奶奶不从，偷偷逃出家门，与爷爷完婚成家。当时，村民常常把他们的婚姻作为佳话，评说多年。

爷爷的家，房屋三间，地产八亩。虽穷，爷爷奶奶身强力壮，做农活都是好手，风调雨顺年景，生活也还过得去。如果遇上歉年，或者家中时不时有个小灾小病不吉利的事，日子就不好过。加上爷爷有个不良嗜好：喜欢耍钱。为此，常常拖着一身债款，每逢年节，讨债人你来我往，登门要债。为了躲债，奶奶常常锁上街门，躲在家里干活。

不管怎么贫穷，“多子多福”的观念在世人脑海里根深蒂固。爷爷奶奶也不例外，先后生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

奶奶19岁时生了大儿子，小名金庚，后来按照李姓的辈分取学名金山，是我的伯父，俗称大爷；22岁时生了二儿子，就是我的父亲，或称爹爹，小名银庚，学名银山；三年后又生了三儿，活到四岁，不幸落井殉命；25岁生了一个女儿，小名舍妮，与老三一块落井，捞上来已经奄奄一息，经过抢救，复活，堪称命大事奇，“舍妮”的“舍”字，意言苍天“舍”给了一条命；36岁生了四儿，因为三子夭折，他便排行老三，小名银僧，学名铜山，是我三叔，他自小过继给近门的爷爷；39岁，生了第五个儿子，自然排行老四，是我四叔，小名小四，学名保山。他出生不久，奶奶大病缠身，生命垂危，算命先生说是四叔妨的，家中不可留养，加上日子又很艰难，便忍心给了县城一户人家，四叔稍大，思念父母，常在两个家里轮住。

四个儿子，老三、老四尚未完婚。伯父成家，一直未生儿女。只有老二生了一女二男，奶奶自然高兴非常。

伯父伯母都是农家本分之人，为人忠厚，持家勤俭。伯父是个能工巧匠，木工技术高超出众，德高望重，乐于助人。只是身边无儿无女，甚感缺憾，颇有“不孝有三，无子为大”的观念，

眼见老二又生一子，不仅暗暗自叹，说不上过分高兴。

父亲的心胸，填山装海，大小事情在他心里算不了什么，生男生女，生多生少都无所谓，反正养育子女，吃好吃坏，是冷是热，在他心上不占多大地位。即使一时心血来潮，产生一股热流，不会持久就会逝去。

最高兴的莫过于我的母亲吴辛月，虽然我已经有一个名唤俊妮的姐姐，一个名叫德全的哥哥，还谈不上子女过多，又添了一个男孩，给李家争了光彩，在丈夫面前又增加了说得起话的筹码。

母亲的脸上也多了一层愁云，眼前就要分门另过，一贫如洗，又添了一口人，不是雪上加霜了吗？因此，她常带着忧郁的心情，对我的诞生说：“是喜也是忧。”

不用说，亲朋好友，南邻北舍和乡亲们，频频为我家庭祝福贺喜，赞美之词不绝于耳。

奶奶在别人的一番美言之后，给我起名叫双全。一是我的头顶上有两个泉（旋）；二是表明德才兼备、文武双全；三是哥哥叫德全，以“全”字排次，理通。后来人们叫来叫去，唤“小全”的也不在少数。

“今年是鸡年，又是清晨鸡叫时辰出生，正逢七月秋收，大忙季节已到，预示双全一生忙忙碌碌，有吃有喝。事业大成。”人们都这样美言。

2 分 家

乌拉叶树沙沙响 亲人树下好商量
分家并非心不聚 艰难儿辈应承担

院子里有一棵梧拉叶泡树，蓬松如伞，树叶泛黄。

树下散坐着家里的主要成员。老舅父窦清轩和奶奶并肩相坐，他是奶奶指点伯父专程前往河会村请来的。要和他商量分家的事，分家，舅父在场是祖祖辈辈的规程。

老舅父比奶奶小五岁，留着剪发头，穿着黑色夹衣，面善人和，性格温顺，说话慢言细语。给晚辈们分家，自然应该他先开口：“秋天大忙季节过去了，姐姐把我叫来，商量你们兄弟分家的事，家该分了，我姐一辈子苦苦熬煎，不容易，特别是我姐夫不在人世后，她的担子更沉重……”

奶奶的眼窝涌满泪水。

“妈是够苦了，父亲在世时，也是她支撑着日子，可总算有个男人顶门立户，给她撑腰。父亲去世后，重担全都落在妈的肩上，使她大受磨难。不过，我们还是愿意把这个大家维持下去，有苦大家吃，有累都分担。”伯父首先说出自己的想法。

奶奶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喘了一口气说：“我和你爹青春少年情投意合，冲破家长阻拦，自愿成亲，一进了你们李家的门，家里穷得叮当响，饥肠辘辘，度日如年。我是个争胜好强的人，有苦往肚里咽，家穷不言贫，困难再大吓不倒。那一年，怀着金庚已有六个月，一天三顿揭不开锅，我挺着大肚子爬到一棵榆树上，打算捋些树叶，没有料到，偏偏卡在树杈上，死活动弹不得。后来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身子弄出来，差一点出了祸。可

是你爹不知忧愁，不爱操心，不管家事，总是笑嘻嘻，乐呵呵，说：“慢慢会好的”。他忙时肯干活，苦累全不怕，可是一到冬闲，就管不住自己了，爱聊天，爱要钱，而且输多赢少。本来家穷债多，他又火上浇油，这村欠钱，那村拖债，到处是窟窿，每年临近年节，讨债人挤破了门。为了躲避麻烦，我常常将门反锁上，然后越房藏在家里，纺花织布忙干活。

“你爹这辈子没有文化，吃了不少苦头。邻村颜懈有个学校，你们这一代，本应该上学识字，可是，条件不允许，金庚上过一两年，认了不少字，没有坚持下来，因为饿得走不动路，常常偷偷把写过大楷的纸和树叶揉成小团往嘴里塞，我心里难受，眼里流泪，干脆，就让你门呆在家里，帮我纺花拐线做家务。

“桩桩磨难无休止，苦水汨汨没尽头。你们渐渐长大了，总算熬过来了，家里置了几亩地，盖了几间土房，你们也该立家立业、支撑门户了。分家不能再拖了，要和和气气地分，要互相谦让，分家不分心。有话在妈面前，在舅父面前说够说透……”

“妈，你怎么顺心就怎么办吧。分家，说起来不算好听，好像我们哥们之间不和不能相处，其实可以增加我们当家做主的责任心，好分担妈的辛劳。咱们家的田产、房产不多，好商量好分配，我们不争，不抢，不给老人出难题，给啥要啥，今后的日子过好过坏，全看自己有没有本事。”父亲大度痛快，无所谓，“妈和舅父，你们拿主意做决定吧。”

三叔银僧、四叔保山不爱说话，年岁又小，对于此时提出分家，一是感到突然，不知所措，颇有失落感；二是不知自己算不算家庭成员；三是没有往脑子里搁，听其自然。因此，微微一笑，羞口未开。

伯父和父亲看出两个弟弟的心意，一齐补充说：“他们还年轻，要照顾他们，先让他们挑，想要什么给什么。”

“你们不愧为好长兄。金庚朴实、厚道；银庚豁达、耿直。”老舅父马上称赞说，“我和你妈仔细考虑，银僧过给近门叔父，

已有产业继承，不做一个整股看待，量情补给；老四保山回不回老家虽然未定，也应按股分配，回咱老家之前，土地先由兄长耕种，作为养老金养老，何时回来何时归他。到那时，兄弟四人每人每年给你母亲秋粮麦粮各三斗。具体分法：村南茶棚庙五亩水田，金庚、银庚各二亩五分；西边井上四亩好地，弟兄四个各一亩；挨着芦苇场南侧的一亩半地当做养老金地，保山回来就归他。房子：院子南边三间东屋给金庚；北边西屋土房四间归银庚；北边两个东屋四间砖房是银僧的继承产业，你妈借住一个屋；老四将来回家，兄长帮助弄房子……”

接着，老舅父把不太多的锅碗勺瓢，破旧家具，箱箱柜柜，一一做了分配。

“这样分配妥当不妥当？”老舅父笑着问晚辈。

没有人提出异议，个个神情凝重，心情恍惚。过去经常吃住干活在一起，说笑吵闹在一起，如今要各自另起炉灶，不禁有一种说不出的辛酸。

一般来说，分家时，妯娌们好争高低，可妈妈和伯母恰恰相反。

伯母是大嫂，的确显示了大嫂的风格，她说：“我无儿无女，还争什么。老二孩子多，老三老四年纪小，都该照顾。”

妈妈本来就是穷家女，老实憨厚，易于知足。成亲时，既没有添箱，也没有添柜，16岁进了李家门，拿针动剪，缝衣做被，施碾子磨面，都是奶奶手把手从头教，至今还没有学出一样拿得出来的好活儿，给家里人做衣服合体的不多。做饭，不是欠火夹生，就是烧柴过了头，糊锅。生了几个孩子，都离不开奶奶帮助。她只有感谢奶奶，感谢这个家庭，还会说什么呢？

家，虽然分了，奶奶还得为每一个孩子着想，她左嘱咐右告诫：“你们要争胜好强，勤劳致富，成家立业，会过日子。为人正直，宽以待人。结交朋友，辨认善恶。说句心里话，四个儿